



◆康特洛夫為觀眾獻上優美琴音。  
攝影：Desmond Chan / HK Phil

為了慶祝成立50周年，香港管弦樂團（港樂）於2月20日至3月8日展開大型巡演。樂團先在香港呈獻兩場音樂會，讓本地觀眾可以一覽巡演的曲目，之後便聯同柴可夫斯基大賽冠軍得主康特洛夫（Alexandre Kantorow），以新加坡為首站，展開巡演旅程。之後樂團又陸續到訪歐洲六個國家的八個文化之都，不僅帶去香港作曲家的新作，亦向歐陸觀眾展現港樂在貝多芬、馬勒、布拉姆斯、蕭斯達高維契樂曲中的

遊刃有餘。

這是港樂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巡演，亦是樂團時隔9年後重訪歐洲，有別樣意義。早前，記者隨訪樂團在德累斯頓及蘇黎世的演出，親身感受到當地觀眾對音樂會的熱烈反響。這次巡演不僅展現了港樂在音樂總監梵志登麾下數年來的成長成果，亦是在國際舞台上香港文化軟實力的一次絕佳展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璋 圖：香港管弦樂團提供

## 直擊歐洲巡演

# 港樂攜手鋼琴家康特洛夫 俘獲歐洲觀眾的心



◆港樂與鋼琴家康特洛夫一起在德累斯頓文化中心演出。攝影：Stephan Floss

當地時間2月24日晚，港樂登上德國德累斯頓文化中心的舞台。在明亮的充滿了簡約流線設計的現代音樂廳中，意外地見到不少年輕面孔——要知道，歐洲的音樂會觀眾常以銀髮族為主。港樂這晚的曲目，是香港作曲家盧定彰的《星群之舞》、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和不乏頑皮嘲諷口舌的蕭斯達高維契第九交響曲。而眼尖的樂迷會發現，這個音樂廳正是電影《TAR》中姬蒂白蘭芝所飾演的德國知名管弦樂團指揮家情緒崩潰的白色音樂廳。

雖然已聽港樂演奏過這幾首曲目數次，這晚的演出仍有觸動心弦之感。觀眾席與舞台間的親密距離，使得樂團的聲音如同撲面而來，鋼琴聲則又脆又密，帶來十分纖細自由的質感。演出結束後掌聲雷動，觀眾以數次熱烈掌聲呼喚指揮與鋼琴家，二樓的觀眾則以熱情的跺地聲表達讚許。

第二天樂團馬不停蹄趕赴蘇黎世，稍作休息與排練後，於2月26日晚在蘇黎世音樂廳中帶來又一場演出。這晚的曲目中，蕭九變成了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在這個建於1895年的美輪美奐的古典音樂廳中，港樂這晚的音色真可以用醇厚如美酒來形容！而鋼琴家康特洛夫的精湛演繹更是俘獲了觀眾的心。記者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坐在他後方二樓的幾位觀眾，在他每次將手指落在琴鍵時屏息凝視，又在樂句流淌而出時露出讚許陶醉的表情，並向同伴不停點頭。演出結束後許多人站起為樂團鼓掌，整個音樂廳中「Bravo」聲不絕。據了解，當晚的演出更安排了現場錄影以方便之後的網上放送。

### 音樂家與樂團的親密緣分

蘇黎世音樂會前，康特洛夫剛和港樂完成了一段排練，有一小段休息空檔的他在音樂廳的咖啡角和記者聊起了巡演中的趣事。冬天的陽光有冷冽氣息，透過巨大落地玻璃灑在這位26歲的音樂家身上，卻勾勒出明亮的光圈。此刻的他語調輕鬆愜意，與在台上沉穩淡定的風度相比，顯現出

符合他年齡的輕快與活潑來。

「這個音樂廳很美，有着非常自然的音效和共鳴。」康特洛夫說，「一方面，讓演奏變得相對容易，但這麼自然也有『陷阱』，就是你很容易就過於放鬆了。」他笑起來說，與鋼琴配合在一起，演奏需要個性及有獨特「措辭」，那是需要去考慮的。「那聲音的感覺太好太舒服了，被整個樂團包裹着。」

這是康特洛夫第一次與港樂合作，在香港的兩場音樂會後便旋即隨樂團踏上了長達三周的巡演旅程。「這是我參加過的最長一次的巡演。通常來說，巡演一般有四五場演奏，通常在同一大陸，於是時間上兩周算是最長了。而我們這次從香港開始，然後到新加坡，再到歐洲，前後差不多一個月。」雖然進行鋼琴獨奏是某種意義上藝術家的孤獨時空，但能和樂團相處那麼長時間，康特洛夫直言很難感到孤獨，「這是很值得珍惜的經驗。平時和樂團的合作，往往只有時間演奏，完了之後就拜拜了，『兩年後見！』通常是這樣。但這次，我有機會和樂團相處，認識裏面的人，和他們建立起某種親密的聯繫。」

### 樂團與指揮間的默契火花

作為音樂家，其實很多時間是在處理與別人的合作，與其他樂手，與指揮，與整個樂團。「樂團有巨大的慣性，因為有這麼多人和指揮在一起。所以即使你有自己的想法並且在排練中努力實現它們，你也必須要知道該如何融入。」康特洛夫說。

「港樂是個很有趣的樂團，」他說，「裏面的樂師有本地人，也有來自各地的外國人。」整個樂團像個大家庭，排練過後，大家會相約出去走走看看。「他們互相支持，對我也是，非常友好，不會想着獨奏者是外來人。」

這也讓他近距離觀察樂團與指揮間的火花。這是音樂總監梵志登在港樂的最後一個樂季，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巡如同某種鄭重而輝煌的告別。「Jaap要離開了，這也是樂團經歷過疫情後的首個大型巡演，我知道這旅程對他們來說很特別。」他說，「樂團和指揮間的關係也總很特別，這次和樂團相處，你真的會看到他們的那種精確和敏銳，以及樂團如何迅速反應。」訓練有素又默契配合的樂團如同堅實的後盾，康特洛夫說在音樂會上自己其實感到非常自由。



◆港樂早前展開五十周年新加坡及歐洲巡演。圖為樂團在蘇黎世音樂廳。攝影：Desmond Chan / HK Phil



◆梵志登指揮樂團演出。攝影：Stephan Floss



◆梵志登率領港樂在美輪美奐的瑞士蘇黎世音樂廳演出。攝影：Desmond Chan / HK Phil



◆鋼琴家康特洛夫與港樂在德累斯頓文化中心演出後謝幕。攝影：Stephan Floss

## 「嚇人」的貝多芬與有趣的交響舞蹈

康特洛夫在巡演中演奏的兩首曲目，是拉赫曼尼諾夫的《巴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和貝多芬的第四鋼琴協奏曲。

這晚在蘇黎世的演出，他要演奏的是後者。「這是讓我覺得比較緊張的一首曲子。」他說，「我總說這首曲子其實讓很多鋼琴家覺得害怕，但神奇的是，它也讓你不要待在舒適圈，而是嘗試抓住當下。」

不同於大多由樂團起首的協奏曲，第四鋼琴協奏曲由輕靈的琴音開始，鋼琴如同平靜溫柔地吐露心聲，不急著要和龐大的樂團去唱和。之後的樂章中，鋼琴像是自由穿梭在樂團中，纖細、微妙，猶如踩着流麗的小滑步，有時又甚至近乎羞怯。「這首曲子，音色在優美與清晰間有着某種平衡。它充滿感情卻又不會太多，這種平衡令人觸動。」

拉赫曼尼諾夫的《巴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康特洛夫曾用「交響舞蹈」來形容這首狂想曲，「每一分半鐘音樂都在迅速切換，節奏、個性、變奏都不同，於是

它變成一個好玩的遊戲。同時，在這首曲子中，感覺拉赫曼尼諾夫將情感放在非常關鍵的地方，在那裏，你必須盡情歌唱，比如那段著名的第十八變奏段；而在其他時候，則是關於節奏，以及與樂團的融合，你得保持冷靜的頭腦。」

康特洛夫說，在貝多芬的第四鋼琴協奏曲中，則像看着山浪湧動，到了頂端卻縱身躍下潛入情緒的深海。兩首樂曲帶來截然不同的演奏與觀賞體驗。

有趣的是，康特洛夫說自己自16歲時演奏過《巴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後，至今近10年中沒有再碰過這首曲子。「於是這次我想要回去，它對我來說如同一個新的樂曲。而貝多芬，這首曲子很嚇人，但卻也帶來很大的滿足，我可以不斷去彈它。」這次巡演對港樂而言有特別意義，對康特洛夫自己又何嘗不是？正如他所言，回溯一個音樂家在音樂中的根源在何處，是意味深遠的旅程。

### 記者手記

## 不容易的旅程



◆蘇黎世音樂廳的大故事中，擺放着港樂巡演的貨箱。尉璋攝

港樂的這次巡演，是不容易的旅程。為何這麼說？在樂團結束新加坡演出準備前往德累斯頓時，卻碰上了德國漢莎航空的大罷工，航班取消！樂團行政團隊當機立斷，尋找其他航線奔往目的地，但120人的龐大團隊要集結成飛，談何容易？於是最終樂團分成數個小隊分別採用不同航線前往，有人輾轉飛行近25個小時才終於抵達……人員分成小隊處理，巡演的樂器與貨箱呢？那又是另外的大故事……幾經磕碰，所有人員與貨箱終於在德累斯頓會師，可以說之後音樂會的順利舉行，離不開團隊迅速的變陣與高效、專業的運作。

巡演中的意外考驗團隊的危機處理能力，那不同音樂廳音效的不同，則考驗指揮、樂師與獨奏者迅速的調試。這次記者隨訪，有幸可以觀察樂團排練，看到樂團如何在指揮梵志登的精準建議下迅速改進，不斷調整演奏細節。整個磨合的過程高效而有條不紊，比起正式的演出，這其實更



◆港樂在蘇黎世音樂會前排練。攝影：Desmond Chan / HK Phil

能讓人一窺一個專業樂團的表現力如何被塑造——魔鬼在細節中。

最意外的是觀眾。歐洲有着深厚的古典樂歷史與傳統，有着無數一流的古典樂團，為什麼歐洲的觀眾要來看一個香港樂團的演繹呢？是什麼吸引他們購票入場？德累斯頓與蘇黎世的兩場演出皆幾近滿座，觀眾反應也十分熱烈，演出後有人說，大概是因為觀眾好奇港樂的國際化——一個亞洲的樂團卻並非全部是亞洲面孔，團中既有來自香港與內地的樂師，亦有不少外國音樂家，這種文化的多元混雜賦予樂團的演繹以獨特質感，而這一點亦正是鋼琴家康特洛夫眼中港樂的魅力所在。

此次巡演對樂團而言，是走出香港，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實力收穫認可的重要一步，巡演的口碑自然將助力樂團未來深入國際舞台。而這也是國際舞台上香港文化軟實力的一次展現。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特色如何體現？就在每個藝團、每個作品實打實的國際水準上展現。